

品味人生

开门的声音

包利民/文

1/ 你从没有忘记过最初的梦想,即使尘世中有着太多预料不到的种种,你都不改初衷地走下去,向着心底的方向。

那条路曲曲折折,甚至兜兜转转,有时候眼睛已看不清方向,可心却有着目标,所以千山万水也不能阻挡你的脚步。回望来路,你的脚步与大地的吻痕正蜿蜒着,生动成一道风景。

那条路的两旁经常会有一些美丽的所在,想牵扯住你的目光,更想牵扯住你的脚步。更有一些路从这条路上分离出去。望过去,那些路更为平坦,两旁的风景更为动人,而远方的一些云雾正化装成梦想的形状。你并不为所动,偶尔短暂地停留,也是为了休养身体和灵魂。

你一直在赶路,可是路上却经常出现一堵堵冰冷的墙。你用执着去叩响那些墙,你用努力去叩响那些墙,你用生命去叩响那些墙。每一堵墙上都打开了一扇门,伴随着你的,是不断的开门的声音。

你穿过一扇又一扇的门,终于,在前方出现了一座城堡,或者一所房子,你兴奋而幸福。你知道,那是梦想中的家园,是心灵寻找的故乡。你走到近前,去推那扇大门,开门的声音悠长无比,响彻了生命,然后,你大步走了进去。

2/

我高考那年,还是考前报志愿。填报志愿的时候,看着厚厚一本本省各高校的简介以及历年来在本省的录取分数线,茫然不知所以。跟多数人一样,我并不是挑选自己喜欢的,而是选择可能考上的。于是上了一所并不喜欢的电力院校,毕业后又进了不喜欢的电厂,一错再错,一误再误,却又如身陷泥淖无法自拔。

经常会是这样,面对许多扇门,我们总是挑选容易进入的一扇,而非挑选最喜欢的那扇。进去的时候,开门的声音如丧钟响起,埋葬了一生的梦想。

身在不热爱的生活和环境之中,便度日如年。而且那种生活有着巨大的同化力,总是引诱着我随遇而安随波逐流,觉得这样度过一生也很好。我努力抵制着诱惑,努力忍耐着寂寞,在许多不解的目光中,与文字始终不离不弃。

一年又一年,十年就这样过去了。当我终于酝酿到了一个极致,便毅然地辞了职。离开轰鸣的电厂,我仿佛听到了一声最动听的开门的声音,我从困囿中走出来,走向了广阔的自由。

走出来后才发现,那扇桎梏着我的门其实并不难打开,困围着我的,其实是自己的胆怯与顾虑。就像很多事很多困难一样,看着隔着千山万水,其实一步就跨过去了。

只要有足够的勇气与信心,就会走出那扇门,走进想要的生活。

3/

他笑着告诉大家,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作茧自缚的过程。有人笑问,那有没有破茧成蝶?他说,不一定成了蝶,也不一定破了茧,不过却是自由了。

他是一个极为专注的人,特别是做着自己喜欢之事的时候,几乎可以与世隔绝。他研究的是很冷门的一种学问,很小众,人们并不一定喜欢和理解,可他却爱得不行,每日里埋首于浩瀚的资料典籍之间,乐此不疲,根本不在乎世界怎样,人情怎样。

日日年年,他就这样给自己构建了一个封闭的空间,不愿走出去,也不想走出去。直到学术完成,他才如梦初醒。他意识到,自己研究多年的东西,很可能会一直躺在废纸堆中无人问津,这不是白白浪费了生命吗?于是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宣传,并去一些大学或者图书馆举办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讲座,还在网上推广,于是就渐渐打开了局面,他和他的学问得以广为人知。

他说:“我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封闭的世界,幸好最后我又在墙上开了无数扇门。”

能停下来、自我封闭起来,再走出去,那么,开门的声音、心跳的轰鸣,还有清脆的足音,就会交织成生命中无悔的旋律。

4/

你,我,他。我们都一样,在一扇扇门间进进出出。

想知道当初进的是怎样的一扇门,就看看身处的世界;想知道曾经错过过怎样的一扇门,就看看心底的梦想。

我们都喜欢开门的声音,只要那扇门后,是向往的世界和生活。

就像在每一个早晨,朝花带露,新柳扬风,金色的霞光叩开了光明之门;就像每一个夜晚,星光月色叩开了美梦之门。

就像行走在冬季的边缘,大地上的积雪不停地燃烧,阳光叩开了春天之门;就像夏天的热情消尽,庄稼成熟,果实累累,西风叩开了丰收之门。

就像心跳叩开了希望之门,就像希望叩开了梦想之门,就像梦想叩开了无悔之门。

多好的人间啊,满世界都是开门的声音。

朝花夕拾

井拔凉水

史新会/文

何记面馆是家老店,做的凉面很地道。炎炎夏曰,骄阳似火,三两好友,躲进小店,拣一僻静角落,喝着啤酒,谈些不咸不淡的话题。最后,一人一碗凉面,并嘱咐:“过两遍水。”“好咧!冰镇的矿泉水。”服务员应道。凉面上来,果然不错,然而,细嚼,感觉比母亲早年做的花椒油凉面还是差点什么。到底是什么,一时也说不上来。时隔多曰,猛然想起,少的恰是一种甘冽——井拔凉水的甘冽。

井拔凉水,就是指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。小时候,井是大眼井,还用轱辘浇园,井口支一个三叉的轱辘架子。当时,我还够不着轱辘把。爷爷不让我靠近水井,我就在地里撒欢儿,跑累了躺在地上,渴了趴着土垄沟“咕咚咕咚”灌几口凉水,喝完顿觉甘甜可口,一股清凉从头到脚贯穿全身,舒服!要是夏天,索性光着脚丫儿,在垄沟里走来走去,有时还故意踩上几脚,水花飞溅,打湿了衣襟,稚气的笑声传得很远。井拔凉水,在童年时给我的不只是清凉,还有欢乐。

稍大,搬进新房。我家有一个泥壶,蓝黑色、大肚儿、短嘴儿,胖乎乎的,甚是可爱。麦收时节,我拎了泥壶,跟着姐姐,踩着窄窄的田埂去打水。我们先在那儿喝个水饱才往回走,回来路上,还得非我提着不可。大人们回来,满脸汗水,衣裳都湿透了,粘在身上,两碗井拔凉水下肚,笑容绽放脸庞。喝水时,爷爷抖动着银白的胡须,晶莹的水珠洒落胸前,那惬意的神情让我至今难忘。

麦收过后,新白面下来,总要吃顿花椒油凉面。母亲取出珍藏一年的大擀面杖——它与我个头儿差不多高,深高粱红色,上下一般粗,倍儿直,一把攥不过来。擀面的面要和得梆硬,擀起来非常费劲。面片越擀越大,案板占不下,母亲就站在上面撒上一层棒子面,然后卷在擀杖上,往前一擀往后一错,很有节奏。擀了一会儿,擀开,撒上棒子面再擀。如此反复几次,面片薄且均匀后,便把它折叠成一摞。母亲左手按着面片,右手持刀,边切左手边往后撤,极为协调,看得我们直吐

兴来独语

围炉夜谈

王南海/文

那天读到林语堂的一句话:“围炉夜谈是一件很风雅的事,而谈话艺术的毁灭,实是开端于家庭改为没有炉火的公寓。”

在高楼大厦里的我,思绪一下子回到遥远的童年。小时候,我曾在乡下姥姥家住过一段时间。初来乍到,看哪儿都好。寒冬,当我像个泥猴子一样钻回家,淘气地用冰棍儿般的手摸姥姥一下,姥姥就会假生气地说:“快洗手,上炕吃饭去!”

那时的每个冬天,舅舅都会用煤面和黄土制成排排煤饼,堆在向阳的窗户外。把煤饼填进炉火,整个屋子就有了生机。屋子里弥漫着煤烟的气息,混合着饭菜香,那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气。

饭是在火炕上吃的。炕上摆一个小木桌,大家盘腿而坐,一边吃着粗茶淡饭,一边听着窗外呼呼的北风。到了晚上,点一盏煤油灯,灯光闪烁烁烁,炉火烧得很旺,姥姥忙着缝缝补补,姥爷、舅舅等长辈则给我讲他们听来的故事,或武侠,或神话,或童话,听得我瞪大眼睛,张大嘴巴,陶醉其中,浑然忘我。

我听故事时,姥姥小心地将收获的葵花籽拿出一些来,放在火炉边上烤,顺手再放上两个红薯。不多时,红薯特有的香气散发出来,我心急地过去拿,结果被烫

舌头。切完面,母亲填锅点火,我和姐姐赶紧拿起泥壶去打水,两三壶井拔凉水打回来,面也已煮熟出锅。大盆里过两遍井拔凉水,浇上花椒油,撒上黄瓜丝,拌上醋蒜汁,嘿!新麦面的清香、花椒油的滑腻、黄瓜丝的鲜脆叠加在一起,再加上井拔凉水的甘冽,那酸辣清甜的感觉才叫一个享受!“半大小子,吃死老子”,我一气儿能吃两三碗,小肚子鼓鼓的,像个小西瓜。爷爷笑着拍拍:“熟了!凉面是炮仗饭食,跑跑就下去了,玩去吧!”“唉——”我长长地答应一声,早已跑远。

最让人难忘的是在庙会上喝汽水儿、吃凉粉儿。四月二十八,小麦覆陇黄,天气正热,草桥庙会。大人们忙着添置叉耙扫帚,我们则在人群里呼朋引伴,钻来钻去,一会儿脸上就一道儿一道儿的,像蚯蚓在爬。热还是其次,关键是渴,嗓子都快冒烟了,这时,道边的汽水儿摊便成了我们的最爱。说是汽水儿,其实就是一大盆井拔凉水,放上一些糖精,有的掺些红色、黄色料,还挺好看,二分钱一碗,是临街人家的孩子结伴搞创收。有时耍赖,喝三碗丢下五分钱就走,人家也不追。临近中午,不光渴,肚子还咕咕叫了。围到凉粉摊前,井拔凉水加团粉糕,外带醋蒜汁,我们连吃带喝,有人还在嚷:“多加点醋蒜汁!”吃完,一抹嘴儿精神十足,转身钻进人流,不知谁边走边喊:“喝汽水儿,吃凉粉儿,解饥解渴解麻烦,真得儿……”惹得众人瞩目,笑骂着:“这帮臭小子!”

那时节,不止是夏天,一年四季,井拔凉水都是我们的琼浆玉液。跑着玩渴了,回家水瓮里舀半瓢,“咚咚咚”灌下。十冬腊月,水瓮冻上厚厚一层冰,砸开舀出来还带着冰碴,照喝不误。说来也怪,从来没喝坏过肚子。大姑家在保定,她家的水是从水管里流出来的,我就喝不惯,浓浓的漂白粉味儿呛人不说,喝了还跑肚拉稀。

可是后来,水位下降,大眼井也干了,填了,井拔凉水也遁形匿迹了。早年间,过路口口渴,到家里借水,爷爷总是说:“喝吧,井拔凉水,还不有的是?”不承想,时至今日,喝口井拔凉水已是一种奢侈的梦想。

得直嘬气。姥姥笑着说:“傻孩子,不知道烫啊!”她拿一块布来,帮我烤好的红薯包起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撕开皮,便看到了那金灿灿的果肉,慢慢地品,细细地尝。

晚上我在炉边烤手,乡间串门的长者常来给我讲哲理故事。我大都听不懂,听着听着迷迷糊糊就进入了梦乡。记得当时有个胡子老人讲《菜根谭》,他常说“欲做精金玉的人品,定从烈火中炼来;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,须向薄冰上履过”,或是“智械机巧,不知者为高,知之而不用者为尤高”。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慢慢地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,在某个人生节点会想起其中一句,不由得会心一笑。

偶遇节日,姥爷和舅舅还会打来几两小酒,就着简单的小菜,开心地在炉边聊上半夜。听不太懂大人们聊的话题,可是,那种安稳而妥帖的感觉总是出现在梦里,任凭窗外狂风肆虐、寒气逼人,属于我的,只是这一片温暖和安宁。

在那个没有电脑、没有手机的年代,人们在昏黄的油灯下面烤着火,慢慢地说着话,冬夜似乎比现在的漫长,但并不枯燥。正如清代王永彬在《围炉夜话》中所写的:“寒夜围炉,田家妇子之乐也。”这是百姓的日常,也是最有味道的生活。

